



## 龍門石窟縱橫談

劉繼漢

在河南省洛陽市南郊有一處山色蒼翠氣象萬千的風景區，那就是舉世聞名的龍門石窟所在地。她與敦煌、雲岡、麥積山同時被稱之為中國的四大藝術寶窟。她以東山（香山）和西山（龍門山）的對峙而形成一個天然門闕；清澈的伊河貫穿其間，所以自古被稱之為「伊闕」、「龍門」；亦有被稱之為「鑿龍」、「禹門」的。龍門石窟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寬闊的視野，山色空濛，水天一色，令人心曠神怡。滿目洞窟，撲朔迷離，使人遐思萬千。所以在洛陽「八大景」中，「龍門山色」一直被列魁首。一九九三年是「龍門石窟」開鑿一千五百周年的紀念日，洛陽曾舉行了隆重的國際性的紀念和學術研討活動。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對祖先創造人類文明的一種追懷，亦是人類社會對和平吉祥、友愛親情的一種憧憬向往。

「龍門石窟」從最初的宗教崇拜而雕塑佛像供奉，到最後蔚為成一座藝術寶庫而昭示天下，間期經四百餘年的不斷營造和完美的過程；又經千餘年的風風雨雨兵燹戰亂的磨難，迄今仍放射出熠熠光輝，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這也說明了她的藝術魅力的不可估量，她所蘊藏的內涵的不可思議。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自有她發生的原因和成長發展的條件，凡能經久不衰

的，其中必都包含着令人信服的哲理。而佛教所包蘊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廣闊無垠，隨着時代的推移，科學的發展，越是深入研究越覺得她的不可思議。決非如有人所說的：「是剝削階級利用它來麻醉人民以維護其統治」的理論那樣簡單。這似乎很使人有偏頗之感。

「龍門石窟」最初的開鑿年代，目前雖無定論，但先於北魏遷都洛陽前幾年是毫無疑義的。從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到孝明帝止約三十五年間，是「龍門石窟」開鑿史上第一個鼎盛時期，也是一個奠基時期。其中以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火燒洞、魏碑洞、石窟寺為代表。而大多都是帝王貴族和高級將領發願開龕，這說明統治階級本身就篤信佛法，造佛像完全出於他們對佛教的虔敬。當然不排除他們用佛教思想治國的理想；因為任何一個統治階層都要有一整套的治國理論。如賓陽洞就是宣武帝為其父母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營造的。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從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始，至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歷時24年，「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另從北魏揚銜之所撰「洛陽伽藍記」序中亦可見當時佛教昌盛及各階層人士的信念真切。序中說：「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

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刹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這說明了當時佛法的普及和深入人心，非人爲的褒貶所能改變。正因爲北魏王朝爲佛教文化的開創和建造奠定了這樣一個厚實的基礎，才使得在以後的歲月中，中國的佛教文化（包括龍門石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在人類文明史上光輝燦爛的光環。

在「龍門石窟」開鑿史上被稱爲第二個鼎盛時期的，那就是從唐太宗至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間，在這一時期，「龍門石窟」在原有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大規模的開窟造像工程，那是空前的，無可比擬的。尤其是那舉世聞名的奉先寺中的大盧舍那佛造像，精美絕倫，氣象恢弘。大盧舍那佛造像通高17.14米，座居奉先寺中央。慈眉善目，端莊秀麗，每使人產生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這抑或是佛教博大精深的內涵感召着世人？抑或是先民們鬼斧神工的偉大創造震撼着人心？在大盧舍那佛左側的那尊迦葉造像，雖經天災人禍的破壞而面貌全非，但僅從他殘存的軀幹仍可想像得出，當初他那精美的造型曾爲奉先寺的整體結構增添着多少光彩。右側爲阿難尊者造像，他形態靜穆，面目祥和，令人生歡喜心。而兩側的文殊、普賢兩大菩薩的造像更盡顯唐代造像藝術中那種雍容華貴、豐腴典麗的特殊風格。至於兩側的四大金剛像（右側已破壞）體態碩壯魁偉，神態鎮定堅毅，氣勢咄咄逼人，與大盧舍那佛及衆菩薩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大大深化了佛教的內涵，使人立生敬畏心。這不能不說奉先寺的開鑿是古代先民們對佛教教理的深刻理解和聰明才智高度集中的表現。若把「龍門石窟」喻爲世界藝術的寶庫，那奉先寺則是寶庫中的精華。據史載，奉先寺盧舍那佛造像是唐高宗、武則天親自督造的工程，武

則天曾於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助脂粉錢二萬貫」由著名宮廷建築大師司農寺卿韋機親自指揮實施，歷時廿年左右，「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畢功」。歷時這樣長久，模如此宏大，並具有如此高的藝術價值，這是世所罕有的。

經過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由盛而衰，「龍門石窟」的開鑿也開始走下坡路，即使有少量的造像，亦寥寥無幾，且藝術表現手法低劣，形象少神彩，與盛唐時期相比，顯得臃腫笨拙。在以後的各朝代，「龍門石窟」幾乎停止了發展，僅出現過一些小造像龕和題名題游之類的開鑿。所以我們今天所贊譽的「龍門石窟」主要是指北魏以來，唐肅宗之前所開鑿的佛窟和造像藝術。

一九六一年，「龍門石窟」作爲國務院確定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見她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幾十年來國家領導人、專家學者或單獨或陪同外國元首、貴賓多次來洛陽經行參觀考察。說明了國內外各界對「龍門石窟」文化區的保護和開發是何等重視。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國務院就曾派專家學者來洛陽聯同龍門文物保管所的行家們對石窟進行實地考察調查，試對奉先寺九尊大造像用環氧樹脂同鋼筋鉚杆灌固的方法進行維護和修復並獲得成功，這不僅加固了造像整體結構和原貌，很難區分修補的痕跡而且使原造像更顯光彩。這一維修工程不僅得到行家的首肯，而且也得到廣大熱愛和關心「龍門石窟」的人們的贊譽。隨之而來的是八七年七月開始的「龍門石窟維修規劃和設計方案」。國家文物局聘請了專家對方案進行了審定並予以了批准。又撥款十餘萬元給石窟進行維修加固治理工程。不容置疑，此舉意在更好地保護石窟藝術，更好地展現中國的古代文明。但世間許多事往往是事與願違，不盡人意而成爲終身遺

憾。對這次修復工程的規劃和方案雖難窺其詳，但從結果看，實難恭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起了破壞作用，這決非是危言聳聽。這次修復工程最大的莫過於洞窟與洞窟之間修建棧道、奉先寺的登梯改造這兩項。依筆者愚見，此兩大工程亦正是整個工程中最不該實施和最大的失敗之處，不僅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石窟的原貌。據報道，改建此兩項工程，是因「石窟的原狀給文物安全檢查及研究工作，特別是游人觀瞻帶來不便」。說句不好聽的話，這種做法簡直是「削足適履」。我們都知道「龍門石窟」的每個洞窟都是在不同的年代所完成，它們錯落有致地散佈於山崖壁面上，高低參差，大小各異。迂迴登臨，每每使游人聯想到先民為開鑿洞窟所付出艱苦卓絕的辛勞而感慨萬千，常使人發懷古之幽情，游人沿階石上下攀登各個散佈的洞窟，雖然吃力些，但常使人萌生探古尋幽之妙趣，常常在「山窮水盡疑無路」時，即又出現了峯迴路轉又一窟的景象，使游人憑添一份驚喜，給人以看未夠、意未盡的感覺。而今棧道建成，看似方便了游客，但總好似多了些甚麼；新建的棧道不僅制作粗糙而且在外觀上與整個石窟格格不入，破壞了原有的風格，對過去游龍門時所萌生的那種妙趣和幽情消失殆盡。雖說棧道的建成確實給文物安全檢查及研究工作帶來了方便，但我們哪能怕噎而廢食，要穿鞋而削足呢？作為名勝古跡的旅游點，只能讓游人去適應，而決不能改變她的原貌來迎合游客。敦煌的經驗是一個極好的典範。至於文物安全檢查及研究工作大有途徑可尋，何至於非得破壞她原有的觀瞻來竟此目的呢？

最令人痛心的是奉先寺的登梯改造，它僅僅爲了適應游人的攀登方便，還談不上如新建棧道那樣還有一層爲文物安全檢查及研究工作方便的意思。竟然毀掉了原來那盤曲而上的登梯構架，

並毀掉了原有洞窟特有的風貌。與新建棧道相比，登梯的改造更具破壞性，破壞了石窟的原有風貌，破壞了奉先寺的整體美和深邃的意境。中國的傳統審美意識都具含蓄、隱而不露之妙，歷代相傳的「漸入佳境」、「別有洞天」、「豁然開朗」、「柳暗花明」等名勝題榜正說明了這種審美情趣，這種審美情趣，亦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正如中國的大寫意繪畫一樣，是中國獨具的，不是任何其它國家的藝術可替代的。奉先寺原先登梯的設計正是秉承了這種傳統的審美情趣，並溶進了佛教文化那種對極樂世界聖潔和莊嚴的憧憬和向往的心態。說實話，筆者至今仍記得第一次朝謁奉先寺時所激發起的那種激動和贊嘆之情。當我在經過一番攀登，頗感喘吁疲憊時，猛抬頭看見前面的景象時實實在在被驚呆了：如此碩大的盧舍那佛及諸菩薩、金剛造像，氣勢如此恢宏，造型那樣精美，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站在山腳下，根本想像不到在山的深處會有如此莊嚴的境象。這首先使我感到的是佛菩薩的神聖和不可思議，登使我產生了對佛法的無限崇敬心。當時我不由自主地匍匐在地稽顙頂禮，不知是對佛菩薩的崇敬抑或是對藝術的贊嘆，總之我的整個身心全被溶化了。時隔三十多年，對此激動之情記憶猶新。

但看到改造後的登山階梯後，使我痛心疾首，原先盤曲向上的登梯全部剷除，改造成由山腳直登奉先寺的石梯，亮無遮蔽，直露無遺，完全破壞了那種含蓄美，那種深邃的意境。那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的審美意趣喪失殆盡，而因對佛教信仰而引發起的神秘氣氛也大大削弱了。再因登梯中間未置扶把，而登梯坡度太陡，游人由上而下往往產生眩暈感。所以奉先寺登梯改造不論從旅游和文物保護的角度看，都是勞民傷財，損失頗大。

李瑞環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在西安召開的「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在談到對文物遺跡保護問題時強調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龍門石窟」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所進行的大規模改造工程是錯誤的，是「削足適履」，是「勞民傷財」。據聞，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先生，中國文物保護技術研究所羅哲文代總工程師在檢查了「龍門石窟」工程情況後說：「以後龍門文物保護區再搞甚麼工程，都得按文物法履行上報手續」。但不知是否指此兩項工程？即使不是指此兩項工程，筆者所言亦非一家之言，很多搞藝術的同仁和佛教界有識之士對此多提出了批評。

通過這次「龍門石窟」改造，使筆者萌生了種種感想：我國的文化遺產非某幾個人或某幾個機關單位獨有，凡對她有動作前應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看法，決不能草率從事。是否可在報上登載消息，有獎徵集方案和意見，過報紙或電視電台的媒介及時報道情況。當然筆者深知眾口難調，意見紛呈，很難一致。但決策機關總可以從眾多意見中擇其有益之處有利於參考，此所謂「集思廣益」也。另據報道，龍門風景區內，洛陽郊區龍門經濟發展實業總公司投資一千萬元建造「中華龍宮」。其內容是，主體部分為一個呈騰躍之勢的龐大龍體，長150米，高38米，身腔橫跨9米，「居當今世界之最」。其中包括龍的起源、龍的衍變、龍的傳說、龍的傳人、龍的足跡、龍騰生人等場景。作為旅游，為了賺錢，在當今以經濟為目的現實社會中本無可非議，但作為如「龍門石窟」這樣一個既嚴肅、又高雅的世界級文物保護區內建造這種與石窟文化毫無關係的旅游設置大有欠妥之處。有識之士都已注意到在國內很多名勝古跡處，為了以賺錢為目的，相繼建起了檔次低、庸俗不堪的所謂「旅游新景點」，不但本身毫無價值可言，而且有損原來名勝的風采。就以「龍門石

窟」為例，中國有關龍的傳說之處不下幾十個，但洛陽龍門決非以「龍」而傳名四海，而實以石窟藝術而飲譽世界。所以在此大造特造以「龍」為主體的旅游場景，從長遠眼光來看，決非明智之舉。在一切名勝古跡處開闢任何新項目都不能僅從眼前的利益而毀壞原有的風貌，這在歷史上的沉痛教訓實不為少。在我們這一代中決不可再犯植罪於子孫後代的蠢事了。若要在洛陽龍門風景區內開闢新旅游點，大可從石窟藝術的範圍內去尋覓，而且大有文章可做。如建造「龍門石窟」藝術博物館，可以把整個石窟按比例縮小，恢復其未破壞前的風貌，可以蠟人的形式塑造僧侶的經懺場面，配以聲光效果，對於石窟各種造像的年代、內容做較詳盡的解釋，可以製作不同檔次不同尺寸不同材質的石窟各種佛菩薩、金剛按比例縮小的造像作為商品出售，……。這樣的工程可以總體規劃，分批進行，嚴要求、高質量，不斷擴建，不斷充實，建成一個館，開一個館，寓教育於游樂中，既增加了經濟效益，又維護和增加了石窟的原有光采。站在文化和歷史的高度來看，這樣做，利國利民，功在千秋。

每想到「龍門石窟」從她開鑿伊始到今天，已經過風風雨雨一千五百年，迄今仍放射出熠熠光彩，這是多麼的不易和難能可貴。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跡。如何珍惜和愛護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是每一個有責任的華夏子孫應盡的責任。唐朝王昌齡有句：「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君」。王昌齡尚能為一人而仗義執言，不負知遇之恩，何況我輩深受三藏法乳哺育之恩，極得傳統文化培養之情，對於佛教文化的興衰利弊豈能不直抒胸臆，秉公而言哉？！儘管筆者人輕言微，所言之詞無足輕重，但此實乃赤子之心也！由衷希望「龍門石窟」這一偉大寶庫千秋萬代永放光輝！